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覧本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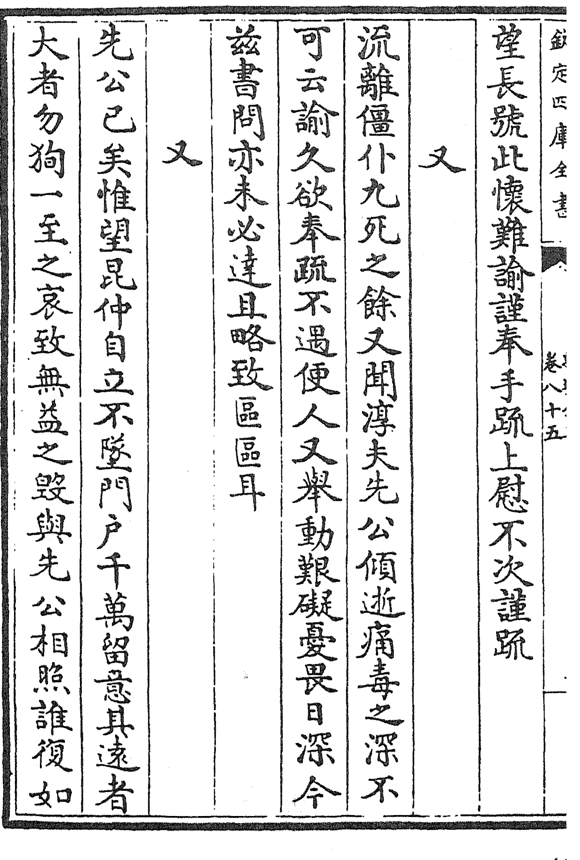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宋 蘇軾 撰

尺牘九十五首

與范元長八首 儋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内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絶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惟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



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䟽上慰不次謹䟽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䟽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兹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户千萬留意具遠者大者勿狥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 公相照誰復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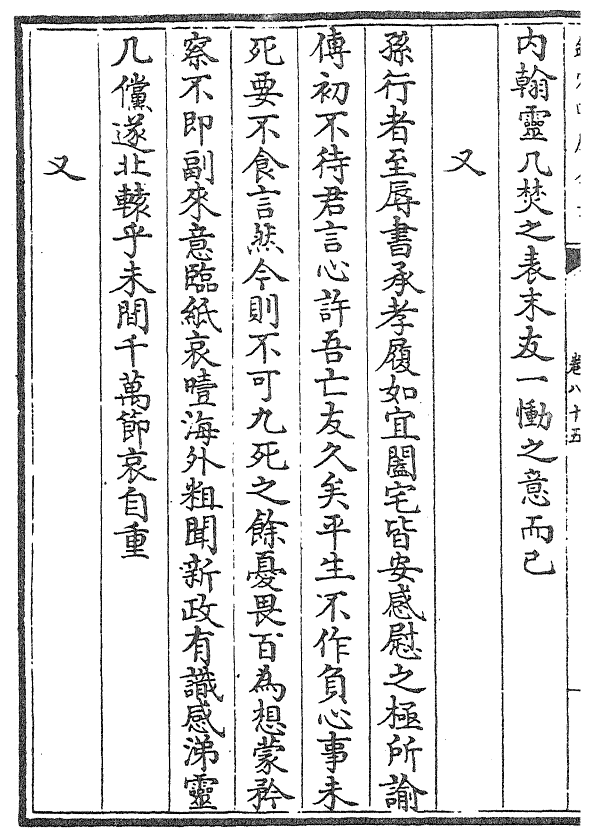
某者此非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況香少許望於



内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慼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令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為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為骨肉保愛
寛懐以待北歸也子進諸男曽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来諸人恐有北
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
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
非茍以相寛者先公清徳絶識髙文博學非獨今世所
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

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況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項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凉而行為佳甚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蜑舟多不堪而

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塲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塲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濶別彼此髮鬚雪白而相見無期

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閤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某七月中必達潁昌矣面歇少留一須款見餘況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諭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 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甚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為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為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其如聞有移黄之命若果爾當自横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黄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即不過黄不知其能及公前到黄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廼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强開解早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丧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来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

又將相從沂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為大恨也同貺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為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即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珍

痒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譔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為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户為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為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為慙負有銀伍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次致懇千萬寛中保衛為請

與孫叔靜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請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至永請告勑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

矣乍遠萬萬爲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旣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剎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爾不克展慶此心南鶩矣令子煩遠餞不及別狀惟侍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違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馭

至巳即欲走謁謹奉手啟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瘡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眞陽一見大尉風昔怱遽就别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専使辱書具審下車以来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伏冀

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悵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於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侍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輒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

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渡更半月行也南海静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為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

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幷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為之食不下然未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来言旦夕詰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僭人争致贍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貺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来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

喜起居佳勝已到家果承文丈借差人轎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悦之少年敏鋭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答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别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手書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但江

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為衆自重

又

流浪吳㽞久矣道眼多可傾盖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恵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為慰久留贑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為衆保練

又

甚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

聊答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淄生果作墨否如
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錢濟明二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彤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
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賫來手書今又領教誨
及清詩數篇髙妙絶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
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録示訓詞誨以所不及
此曽子所謂愛人以徳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士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直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途中見秦少游奄忽為

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閒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為猢猻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蔀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寛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悼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内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髪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胷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慰疏適旅中有少

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其若往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荅蘇伯固三首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即之

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頳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嗇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虚過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

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閒當為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為多大盆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録呈源修二老行當見之幷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庄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

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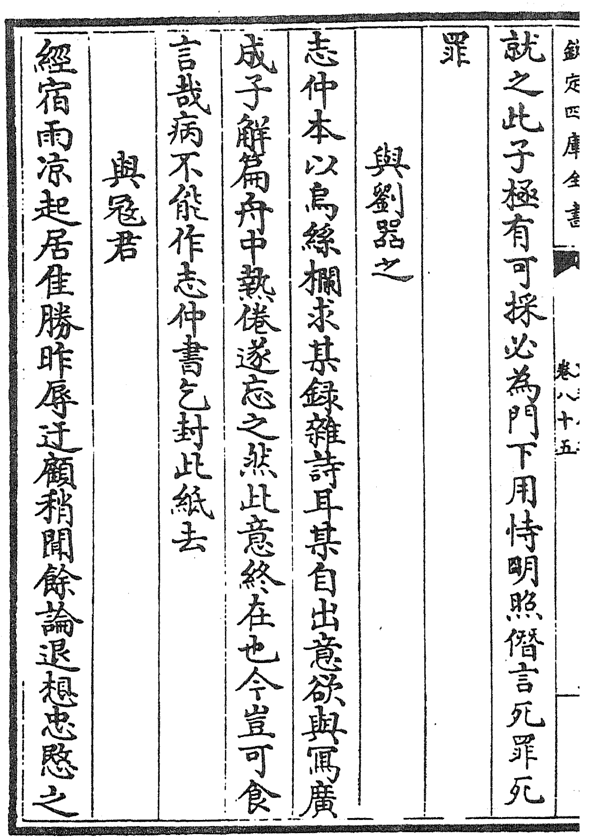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竊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樂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皆徳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甚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輙用手啟侍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録也事簡客稀髙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栁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徳孰能収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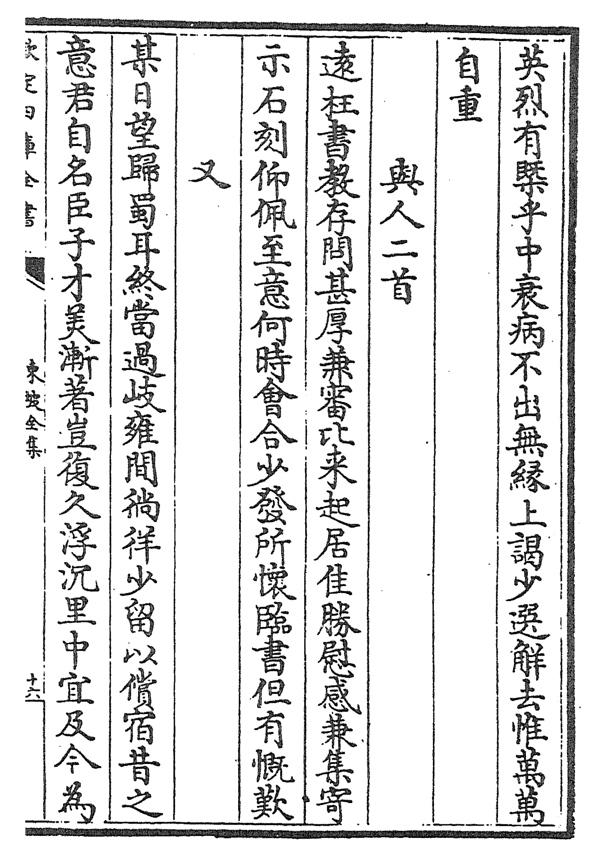
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為門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其録雜詩耳其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凉起居佳勝昨辱过顧稍間餘論退想忠懇之



英烈有槩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萬

自重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朞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為

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閒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録此奉呈想亦為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傑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

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即行矣餘留
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
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
當此嘉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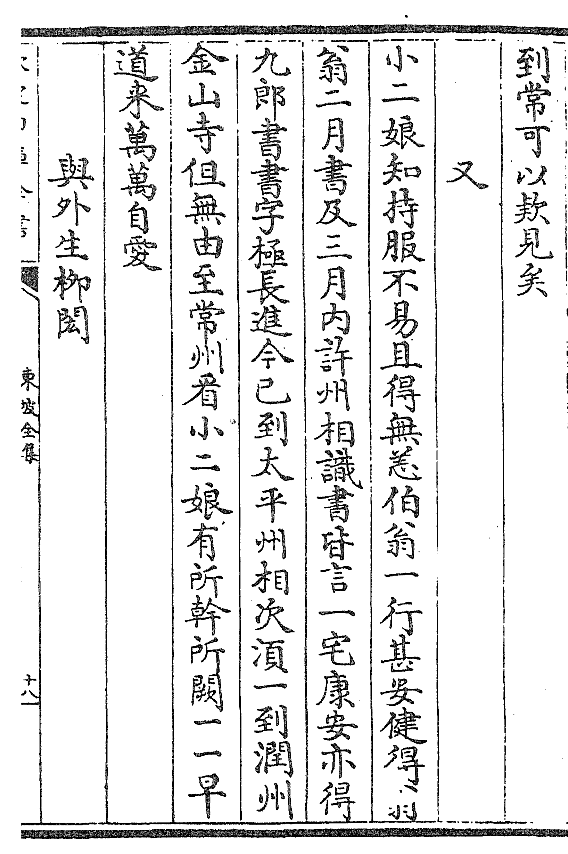
與胡郎仁修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

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叱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其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閱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邁一



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二月書及三月内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閎

展如外生人来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儁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絶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其疲病加之使令輙用手啓通問侍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荅虔人王正彦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若布領抹茛珎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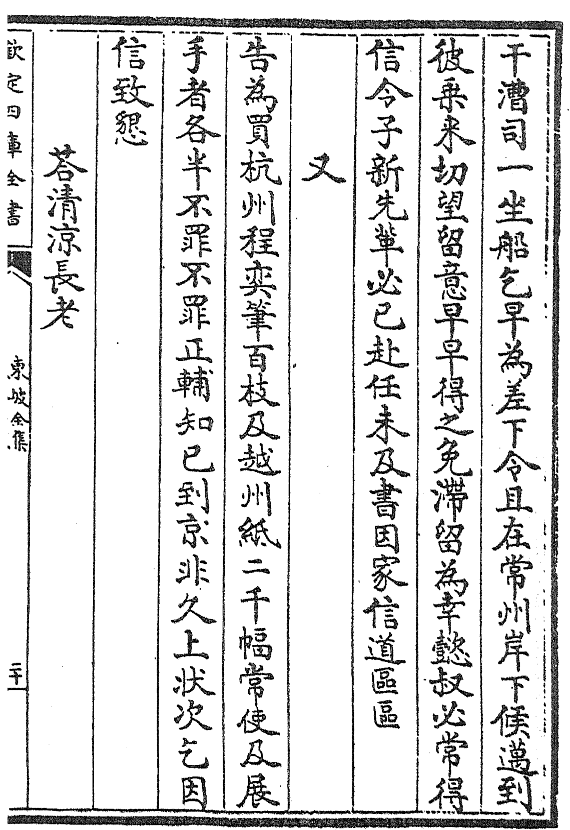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嘗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達

比日起居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廵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踰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頴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



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荅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為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安退併護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晩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閒居難以遠涉須甚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爲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為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為寫放舊居

掛劔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末獲有法嗣否當
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劔
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為子由書来苦勸歸許以此胷中
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為
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
道人若能同濟明来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汚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知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啟事上答

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謡訟藹然至今不忘為民除穢以至蠆尾吳越户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怍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詳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

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塗一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慙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慰然如昔不肖雖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乗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乗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其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太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

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宫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其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萬萬若時保嗇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為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塡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房舍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

餘非面莫究

荅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棲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為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為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懐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黄師是三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履兹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

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自闇此最可

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為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黄師是遣人賫来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頴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頴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

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决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

如留作葬事千萬莫狥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户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令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

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曾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令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来省毋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緡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来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旦来孝履佳否先什輙已題跋鶴

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田教及蒙以巖硯法醑嘉蔬珍果等為餉已捧領訖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戩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

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佳勝閒居致厚餽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西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為一笑青皮一片不

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之人修寫迺以手簡爲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絶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絶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来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之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

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瞶瞶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相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為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皇草
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
也河水汚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
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
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留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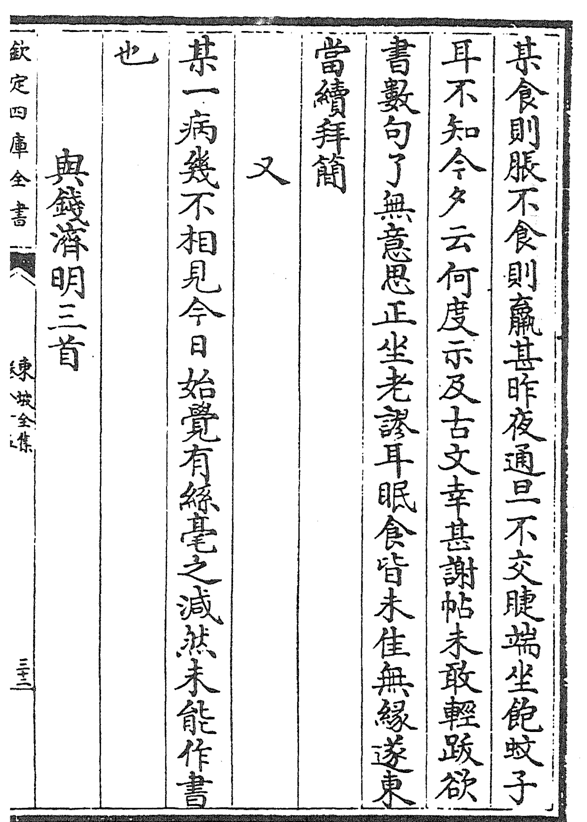
又

數日不聞来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基昨日吠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黄耆粥甚美卧閱四印竒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脩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束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筌畫龍袨起兩山門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

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閔雨意可来燔一炷香否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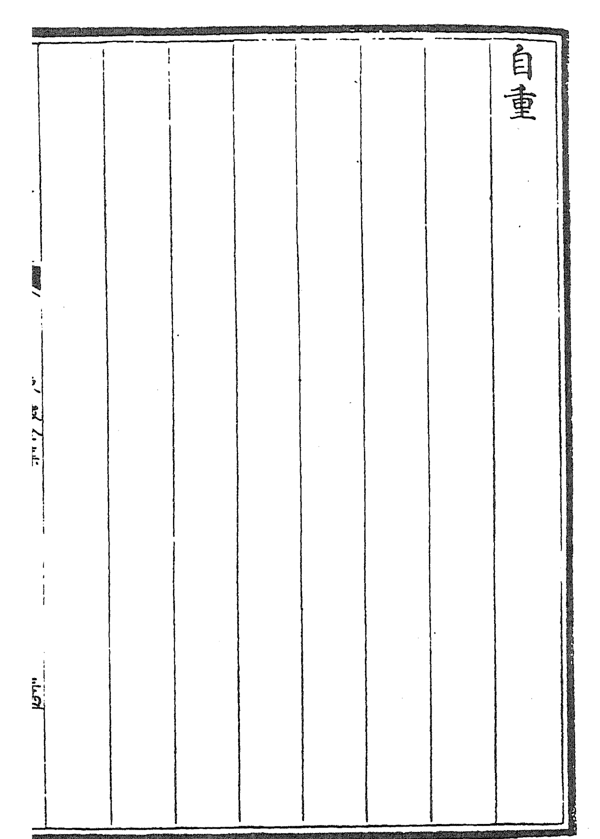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為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児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頻否不倦日烈見顧為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頹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即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衆生



自重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　　宋　蘇軾　撰

碑一十首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

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

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僣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

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令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

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
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
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母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馬新宫匪私于錢唯
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
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
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
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

老合者其言文而眞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潄而户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

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建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留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

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

一夕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宫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趍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宫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宫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劒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宫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

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勑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宫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

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

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静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撿身以律物故不怒而

威捐利以子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禄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

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宫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
祥之宫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
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
誠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
以公滅私作宫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
馬雲車從帝來狩閲視新宫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耇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

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

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尸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

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葢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穎上祠宇而熈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

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躳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蝗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

雞四簋其饎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饔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乎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胷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

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

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

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

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斵山發

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吏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斫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戮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昌無知之吏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

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茘支黄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遥逐鰕龍鵁鶄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晔然昭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

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

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遷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至崄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

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
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
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略
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泊乎
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竒策崛
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强楚滅暴秦平齊
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恶足累大丈夫之功名
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潜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

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
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
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
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
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亦征
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决曹村既築靈平復决
小吳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
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

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

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其國者無不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

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葢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灶𦗊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

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全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

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

勇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
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
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
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使者皆倚
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
崇福宫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
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
書以開言路分别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
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
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
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

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
師温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陜之
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
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
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

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

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

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
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
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
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
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
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

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俊于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鳯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卒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悰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

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
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
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
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
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
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
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
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

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閲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徳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内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曽祖諱曇深州司戸叅軍祖諱湘盧州盧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曽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

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
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
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
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
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
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
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
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

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第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從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

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
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
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
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
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
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
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
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

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吴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吕景初馬遵吴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吴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吕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吴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

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歳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恂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宫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歳爲杭市羊公爲移文郡之民籍有茶税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

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内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静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

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吕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悦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疏鑿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

度易舟而北公問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閲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

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寛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寛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

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棠謫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頼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吕誨傅堯俞范純仁吕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上納其説郭逵除簽

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
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
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
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
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
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
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
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

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熈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寛厚杭之無頼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涅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凈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
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
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
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
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
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
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

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
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
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蟻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
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
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
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
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
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

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

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
槃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
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
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
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
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
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
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

曰屹終杭州於潜縣令次即屺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没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

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頴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専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専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産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